

关于阅读的话题热度，在今年上半年达到了新峰值。

因为种种原因，实体书店陆续凋谢。作为曾经红极一时的“言又几”书店正在退出市场；在上海，以插画为主题的独立书店“鲸字号”关闭了实体店，之后将专心线上业务。线下书店日子不好过，线上阅读却也未必红火。据一项问卷调查显示，在参与调研的 362 家实体书店中，近 80% 的书店无论是整体营业额还是图书销售都显示下降。

那么，书店真的走向消亡了吗？

不要再说“拯救书店”了 现在就去书店坐坐吧

文 / 刘立言 图 / 黄瑞安 采访支持 / 夏曾珍

南昌路“一见”落幕搬家了，别跑空！在一见图书馆的一场读书分享会上，创始人老杨亲自宣布南昌路店暂停营业的消息。底下是什么反应？“很多人惊讶，有一个女生哭了好几个小时。”老杨回忆起来有些不好意思。

7 月 24 日最后一日开业，听闻消息前来拍照打卡的人进进出出，沿梯挂着历年读者合影的信封，如果你发现了自己，可以取走照片。不舍不仅仅因为“一见”漂亮，社区图书馆里难舍难分的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感情。

8 月即将去留学的 Euphe 几乎日报到，她说自己在“一见”找回了昔日熟悉的世界观和牢牢存在的安全感，只是“没想到在离开上海前，见证了南昌路店的关门。”有读者赶在停业前，还来了王朝和岛田庄司的旧书，他在这里倾尽无数个日夜，打磨出了自己的毕业设计。在“一见”工作的小关尤为特别，他在闲逛时意外发现“一见”，从付费会员变成留下来工作的员工，“一见”几乎承包了他在上海的所有成长。

这座洁白的象牙小塔滋养了南昌路街区和爱阅读的人们整整三年，大家也因为热爱阅读而丰富了生活，交到更多朋友。正如它在《爱情神话》电影镜头里留下那句话：你一旦开始阅读，也就会永远自由。

“一见”创始人老杨是热爱阅读的理工男，考察了国内外大大小小的书店、图书馆后，他在脑中构建了一个社区图书馆——不像大型图书馆那样庄严而充满距离，人们可以在这里阅读和工作，轻松地交流，成为彼此现实生活中朋友。

2019 年，他把书房里的书挪进南昌路，一见图书馆如此诞生。特殊的建筑空间构造颇具人文关怀，四层楼各有布局，每个自习座位都不甚相同，人可以任意选择躺平、盘腿坐、对着窗外的梧桐树发呆，四楼像书页一样翻开的天花板漂亮开阔。在功能上，“一见”采取会员制，只借书而不卖书，提供书籍借阅、办公自习、社交活动等，在几乎与新冠疫情共生的情况下，南昌路店吸纳了 3000 多位会员，举办了 6000 余场读书活动。

未来，在哪里“一见”？店员小关介绍，滨江馆与碧云馆都在正常营业，滨江馆还有一整墙醒目而丰富的童书绘本，包围的座位像泳池。当然，老杨执念的各类读书分享会仍会继续，欢迎大家来见面。



“一见” 创始人老杨 推荐的书

《重走：在公路、河流和
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》
作者：杨潇

这是一本青年新闻工作者写下的旅行札记。

2018 年，杨潇感到困惑和迷茫时，决定重走 80 年前西南联大西迁路，从长沙徒步行至昆明，跨越三省穿过西南腹地。他希望能借此寻回精神，那种在困境中自省与自洽的精神。一路上，他重温那批大学师生的见闻，撰文记录下时代的变迁。

这本书内容“厚重”，反映了一段天翻地覆的变化；同时它也很“轻松”，文字简单朴素，易于阅读，从中能寻求平静和力量。

怀着这个疑问，本期我们踏进了四间上海的书店——解忧便利店般的精选中外文书店、充满摩登美学的复古二手书屋、上海独一无二的社区图书馆以及坐落在“宇宙中心”的循环商店！巧合的是，这四间店都在两三年里与疫情共生长。关于那个全人类永恒关切的问题——书店是否还活得下去？梯书店周安迪打趣道：不管疫情是否发生，这么久以来书店始终是植物人啊！所以，至少目前，书店不会消亡，而是按自己的步调缓慢生长。无论独立书店还是连锁书店，都尝试走在 2.0 转型道路上。在我们采访期间，“一见”图书馆正在搬家，将从诞生地南昌路搬迁到徐汇滨江。“多抓鱼”则在安福路上，按照自己的理解拓展阅读和美学的意义。

放眼全球，书店依然不可或缺。正如博尔赫斯说的那样：“如果有天堂，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。”每一家书店，也是城市里一座小小的观见自我和世界的“天堂”。

也总有人要说“拯救书店”，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对它的需要更加迫切？在自由有限的此刻，书籍为我们展开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。不再赘述书店的不易，今夏炎炎，不如去寻一间与自己契合的书店泡一泡！

“宇宙中心”安福路人山人海，不如钻进“多抓鱼”。7 月末的三伏天，安福路上手持相机的大爷们仍然不会放过任何一辆骑单车、捧鲜花、遛狗的时髦人士，穿过沿街此起彼伏的快门声响，钻进“多抓鱼”的大理石隧道，立刻获得宁静。

位于二层的二手书店区域，让人恍惚间有来到福州路上海书城的错觉，人头攒动并肩站立，各自沉浸在阅读中，只有哗啦翻书和窃窃私语的声音，小朋友坐在木架支起的三角空间里津津有味的看着绘本，情侣牵手逛过一个又一个书架——太和谐了！

店长小鱼说，上海店现在的客流量大概恢复到了受疫情影响前六七成的水平，客流量还不太稳定。毕竟在 2020 年 12 月刚开业时，“多抓鱼”每逢周末都要大排长龙，“设计师、艺术生、KOL，附近一带的居民和在周边工作的上班族，他们普遍对二手文化的接受度高，很活泼，自己本身掌握的资讯、了解的品牌知识是很多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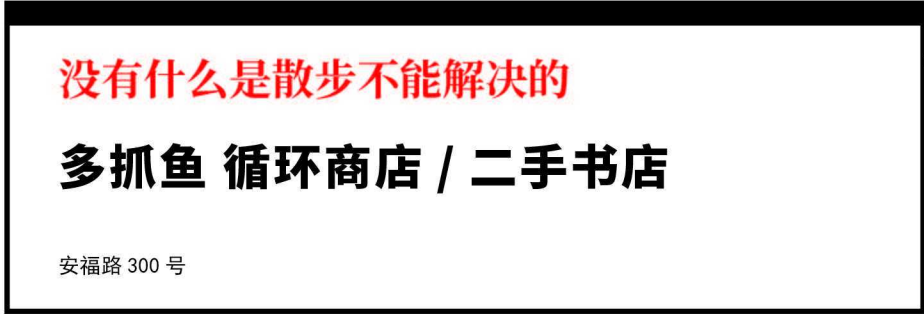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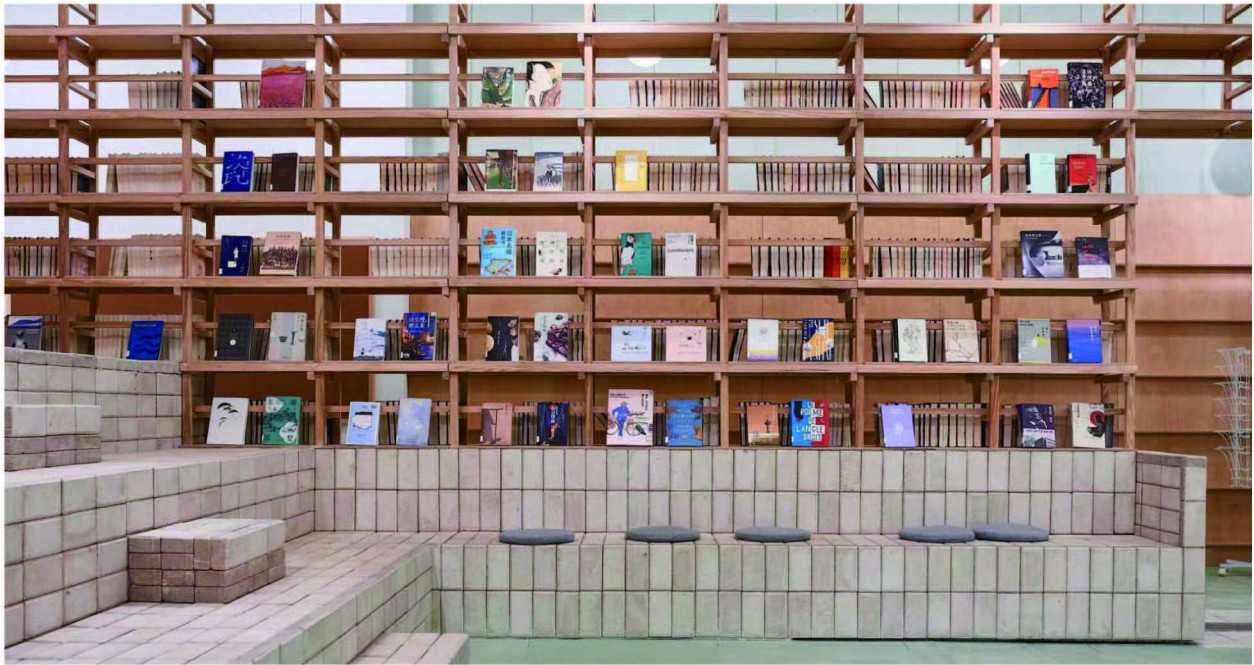
作为“多抓鱼”在上海唯一的一家线下店，安福路店不仅成功地把线上的老用户转化为客流量。有意思的是，相比打卡人群的年轻化，“多抓鱼”的常客反而是年龄偏大一点的。

有一位喜欢背很大的黑色斜挎布包的老爷爷，几乎每周都来，阅读口味固定——只看历史和老照片方面的书，在书架前一本本慢慢找，结账只用现金。淘到了书，他会非常开心，边结账边说“好划算啊”、“这个作者真好啊”。所有店员都很喜欢这个老爷爷，有一个店员还给他拍照，自费买了相框装起来，想在爷爷下一次到店时送给他。不过，最近没在店里看到他了，希望老爷爷一切安好。

当然也有人困惑，循环商店到底是什么？“多抓鱼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做的不是某一种业态，店里有售书的部分，但也有二手衣，以及很多社区类的活动。很多人来到“多抓鱼”，带回家的未必是几本书，而有可能是一种生活的态度。

小鱼和我们分享了一个关于故事。“安福路区域最近有一个新调过来的巡逻民警，是一个很高大、有点儿胖胖的、看着就很正直可靠的警察，他刚来就想熟悉这一带的店铺，下班了就顺路进来看看。那天正好是我们店三楼的服装上新，他就想试试，因为一直穿警服，想穿点不一样的衣服。但因为对品牌和自己适合的风格不太了解，他只说了要最大码，我们店员从所有男装中为他找了几件，没想到穿上后，他立刻爱上了店员给他选的那几件有图案的、风格活泼的上衣，一口气买了 4 件。”之后，这位民警以顾客的身份，在一个月内又去了三次，每次买的都是衣服。

“这就是我想象中的上海店的理想形态，不是去做众多网红店之一，而是想做真的能够与所在的这个区域上生活着、工作着的人们发生真实而具体的联系的社区店，”小鱼说。人们吃完饭出来遛狗，进来逛一逛；下了班路过，可以到店里放松下，吹吹空调，和店员聊聊“上次买回去的衣服穿了吗”、“上次推荐的书觉得好吗”诸如此类的轻松话题。



购物或者不购物，其实都很好。“就像是美国的一些 vintage 店，街区里每一个人都熟悉它，店员和顾客们都认识，任何时候走进来还能够接着上一次聊天的内容往下说。我们正在往这个方向努力。”

最近，多抓鱼上海店在一楼陈列了“上海风格”、街拍摄影师 Milk、LOHAS 杂志一起做的一期“魔都疫后街拍图鉴”，呈现了上海解封后重新出门的人们。里面，或许也有我和你。

“多抓鱼” 店长小鱼 推荐的书

《散步手册：
Walk towards yourself》
作者：石榴 zakuro

安福路店「疫中风景」主题区域，里面有一本书，叫做《散步手册》，封面上有一句 slogan：没有什么散步不能解决的！这是一本在散步期间有了感慨从而创作出来的漫画集，是一个人的路上观察，阅读下来心里是很平静的。

《Wild Flowers》摄影集
作者：Joel Meyerowitz

Joel Meyerowitz 的镜头会帮助你很舒服地意识到日常场景中非常容易被忽视的野花，野花就是无论有没有人注意，都开得恣意，这种自由的状态。你留意到了，你就会被打动。